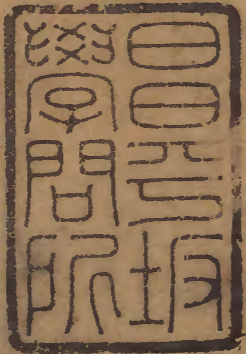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百二十一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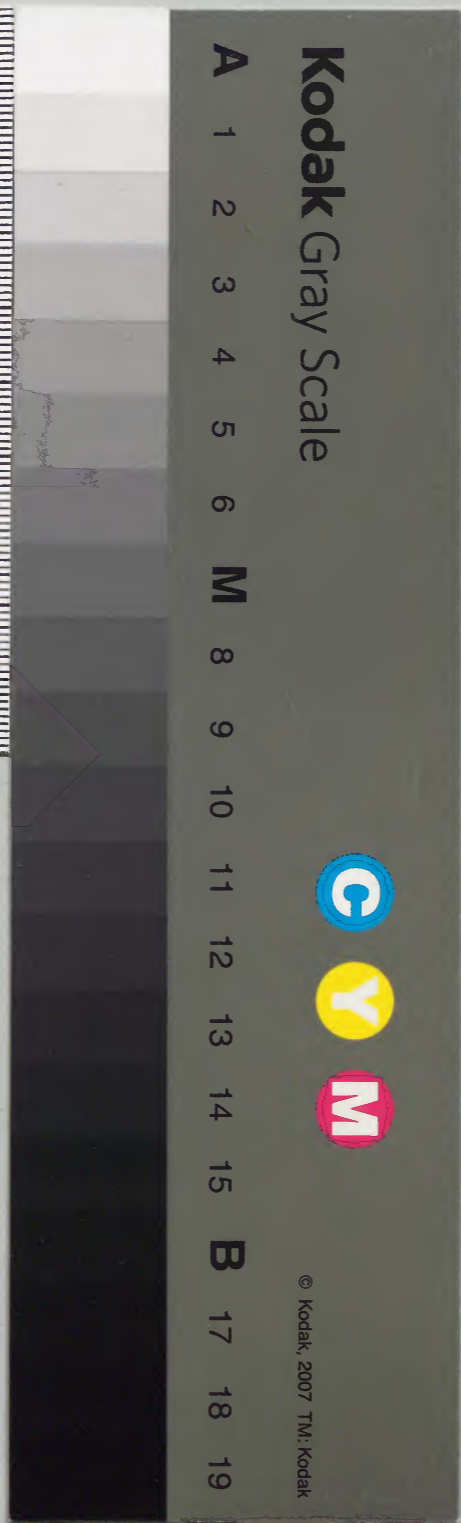
訓内人 呂伯恭 陳葉 陸氏 老莊

內閣文庫			
函	架	冊	號
一	五	三	六〇一七
函	架	冊	號
一	五	三	六〇一七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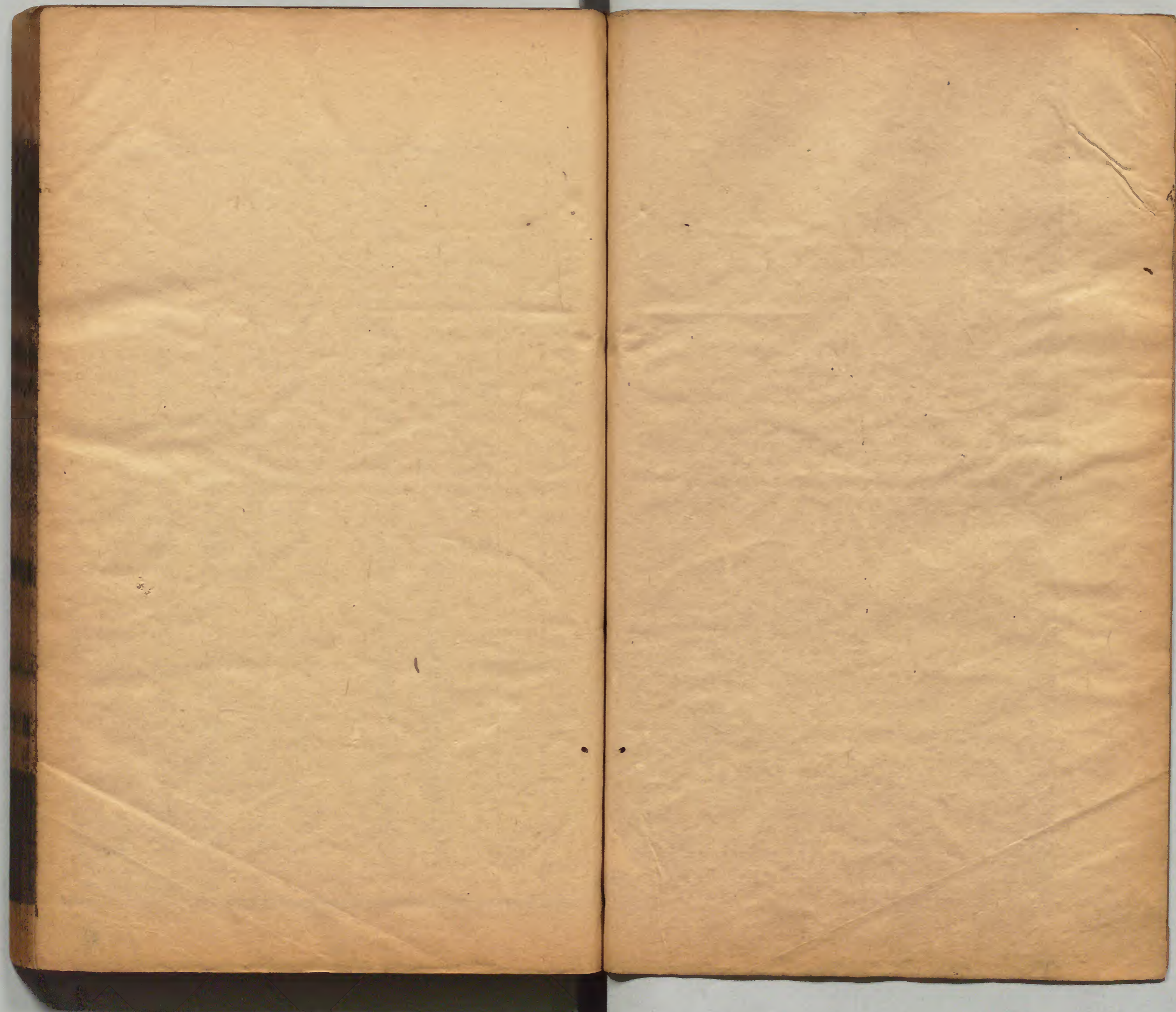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三	一	五	六〇一七
冊	架	函	號
三	一	五	六〇一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 (27)
函號	298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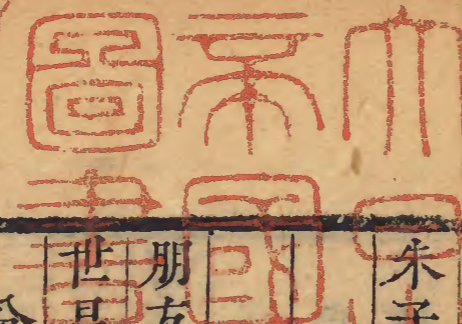
不許帶出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一

朱子十八

淺草文庫

訓門人九

總訓門人而無名氏者爲此卷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日若要來此。先看熹所解書也。過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

分讀書。文蔚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

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

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

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

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

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



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今學者若已曉得大義。但有一兩處阻礙說不去。某這裏略些數句發動自然曉得。今諸公盡不會曉得。縱其多言何益。無他。只要熟看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卓。閣略。

一學者患記文字不起。先生曰。只是不熟。不會玩味入心。但守得冊子上言語。所以見冊子時記得。纔放下便忘了。若使自家實得他那意思。如何會忘。譬如人將一塊生薑來。須知道是辣。若將一塊砂糖來。便不信是辣。端蒙。

謂一士友日向嘗收書云。讀書不用精熟。又云不要思惟。讀書正要精熟而言不用精熟。學問正要思惟而言不可思惟。只爲此兩句在胸中做病根。正如人食冷物留於脾胃之間。十數年爲害。所以與吾友相別十年只如此者。病根不除也。蓋。卿。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十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歎息以爲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功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會用得旬月功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會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會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衍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



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已體察。著已踐履。虚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好長老。他直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此心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會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去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閑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

友有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閑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會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閑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公等不會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又曰。若是得便從小處入。東邊入不得。便從西邊入。及至入得了。觸處皆是此理。今公等千頭萬緒。不會理會得。一箇透徹。所以東一箇入頭處。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尊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



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備

諸公來聽說話。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之亦不濟事。須是便去下工夫始得。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爲此。又欲爲彼。如夜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却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賓也好。空多了。少間却不把捉得一項周全。賀孫

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而今看自家如何說。終是不如前賢。須盡記得諸家說。方有箇襯簞處。這義理根脚方牢。這心也有殺泊處。心路只在這上走。久久自然曉得透熟。今公輩看文字。大槩都有箇生之病。所以說得來不透徹。只是去巴攬包籠他。元無實見處。某舊時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且如毛詩。那時未似如今說得如此條暢。古今諸家說。蓋用記取。閑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間這正當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今公們只是紐捏巴攬來說。都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不服自家。使相聚得一朝半日。又散去了。只是不熟。這箇道理。古時聖賢也如此說。今人也如此說。說得大槩一般。然今人說終是不似。所爭者只是熟與不熟耳。縱使說得十分全似。猶不似在。何況和那



十分似底也不曾看得出。敬子云。而今每日只是優游和緩。分外看得幾遍。分外讀得幾遍。意思便覺得不同。曰。而今使未得優游和緩。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箇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得優游和緩。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矣。這箇做工夫。須是放大火中鍛煉。鍛教他通紅。溶成汁。瀉成錠。方得。今只是略略火面上煆得透。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橫舒卷。皆由自家使得方好。搦成團。捺成匾。放得去。收得來。方可。某嘗思今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不濟事者。只是不熟。平生也費許多功夫看文字。下稍頭都不得力者。正緣不熟耳。只緣一箇不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精。呂居仁記老蘇說。平生因聞升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爛泥醬熟。縱

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間

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而今都只是悠悠。礙定這一路。略略



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會抓著那痒處。何況更望指著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甚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們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會抓著那痒處。濟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會著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會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會入心。所以在窗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也爭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盡不會抓著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脚才動。自然踏著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



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會入地裏去。都不會與土氣相接著。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會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潤須是四而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會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原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見陳廝殺。播著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胡泳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曰。只是無志。若

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是做得多少工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脚。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衮是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賀孫

或有來省先生者。曰。別後讀何書。曰。雖不敢廢學。然家間事亦多。難得全功。曰。覺得公今未有箇地頭在。光陰可惜。不知不覺。便是三五年。如今又去赴官。官所事尤多。益難得餘力。人生能得幾箇三五年。須是自強。若尋得箇僻靜寺院。做一兩年工夫。須尋得箇地頭。可以自上做將去。若似此悠悠。如何得進。廣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爲無圖底人相似。人之爲學。當



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是如此。個

謂諸生曰。公皆如此悠悠。終不濟事。今朋友著力理會文字。一日有一日工夫。然尚恐其理會得零碎。不見得周匝。若如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著。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地悠悠過了。賀孫

某平日於諸友看文字。相待甚寬。且只令自看。前日因病。覺得無多時月。於是大懼。若諸友都只恁悠悠。終於無益。只要得大家盡心。看得這道理。啟分明透徹。所謂道理也。只是將聖賢言語體認本意。得其本意。則所言者便只此道理。一一理會。令十分透徹。無些罅縫蔽塞。方始住。每思以前諸先生盡

心盡力理會許多道理。當時亦各各親近師承。今看來各人自是一說。本來諸先生之意。初不體認得。只各人挑載得些去。自做一家說話。本不會得諸先生之心。某今惟要諸公看得道理分明透徹。無些小蔽塞。某之心。即諸公之心。諸公之心。即某之心。都只是這箇心。如何有人說到這地頭。又如何有人說不得這地頭。這是因甚恁地。這須是自家大段欠處。賀孫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工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



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時舉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度了日子。須著火急痛切意思。嚴了期限。趲了工夫。辦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而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時

謂諸生日。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騰騰。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

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別還他做得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賀

某於相法。却愛苦硬清癯底人。然須是做得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亦不知爲學。何貴之有。而今朋友遠處來者。或有意於爲學。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定了。更不求進步。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只真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有。或曰。今之朋友。大率多爲作時文妨了工夫。曰。也不會見做得好底時文。只是剽切亂道之文而已。若要真箇做時文底。也須深資廣取。以自輔益。以之爲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



底時文。求合那亂道底試官。爲苟簡蔑裂底工夫。他亦不會子細讀那好底時文。和時文也有時不子細讀得。某記少年應舉時。嘗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今人盡要去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前相識間做賦者。甚麼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出。他見得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做做。專爲苟簡蔑裂底工夫。歎息者久之。間

看來如今學者之病。多是箇好名。且如讀書。却不去子細考究義理。教極分明。只是纔看過便了。只道自家已看得甚麼文字了。都不思量於身上濟得甚事。這箇只是做名聲。其實又做得甚麼名聲。下稍只得人說他已看得甚文字了。這箇非

獨卓文如此。看來都如此。若恁地。也是枉了一生。賀孫

今學者大抵不會子細玩味得聖賢言意。却要懸空妄立議論。一似喫物事相似。肚裏其實未會飽。却以手鼓腹。向人說我已飽了。只此乃是未飽。若真箇飽者。却未必說也。人人好做甚銘做甚贊。於已分上其實何益。既不會實講得書。玩味得聖賢言意。則今日所說者是這箇話。明日又只是這箇話。豈得有新見邪。切宜戒之。時舉

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爲足矣之心。而無求爲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去其病。故其病常隨在。依舊逐物流轉。將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大雅

昌父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文蔚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



是看得一頭白水牯。今之學者却不如他。文蔚

有一等朋友始初甚銳意。漸漸疎散。終至於忘了。如此是當初不立界分做去。士毅

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還且謾恁地逐段看。還要直截盡理會許多道理。教身上沒些子虧欠。若只恁地逐段看。不理會大底道理。依前不濟事。這大底道理。如曠濶底基址。須是開墾得這箇些。方始架造安排有頓放處。見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脚安頓處。若不見得大底道理。如人無箇居著。趁得百十錢歸來。也無頓放處。况得明珠至寶。安頓在那裏。自家一身。都是許多道理。人人有許多道理。蓋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略欠缺些子不得。須

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濶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卽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喫飯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脫衣服也在上面。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針處。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賀孫

先生問諸公。莫更有甚商量。坐中有云。此中諸公學問。皆溺於高遠無根。近來方得先生發明。未據有問。將來有所疑。却寫去問。先生曰。却是以待來年然後已說話。此只是不會切已立志。若果切已立志。睡也不著。起來理會。所以發憤忘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去理會。今人有兩般見識。一般只是談虛說妙。全不切已。把做一場說話了。又有一般人說此事難理。



會。只恁地做人自得。讓與他們自理會。如人交易。情願批退帳。待別人典買。今人情願批退學問底多。謙

諸公數日看文字。但就文字上理會。不會切已。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在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却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

關。植。時。舉。同。

先生一日謂諸生曰。某患學者讀書不求經旨。談說空妙。故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梢頭往往又只守定冊子上言

語。却看得不切已。須是將切已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端蒙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泛濫。先生曰。看教切已。文蔚

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間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今却攷索得如此支離。反不濟事。如某向來作或問。蓋欲學者識取正意。觀此書者。當於其中見得此是當辨。此不足辨。刪其不足辨者。令正意愈明白可也。若更去外面生出許多議論。則正意反不明矣。今非特不見經文正意。只諸家之說。亦看他正意未著。又曰。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漢思。



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慎思也。必大。

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淡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游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安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却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

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蓋

或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方得他外面如此。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面又那得箇裏面做出來。底說話來。只是居處時便用恭。執事便用敬。與人時便用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過只是如此說。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切忌如此支離蔓衍。拖脚拖尾。不濟得事。聖賢說話。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刃削成相似。雖以孔子之語。渾然溫厚。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更用數十字去包他。則聖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只看濂溪二程橫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無他。所以看得如此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整肅。所以如此。



緣心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著。說從別處去。須是整肅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如今說得如此支蔓。都不成箇物事。其病只在心念不整肅上。備

讀書之法。只要落窠槽。今公們讀書。盡不會落得那窠槽。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說差去。如初間大水瀾漫。少間水既退。盡落低窪處。方是入窠槽。今盡是泛泛說從別處去。某常以爲書不難讀。只要人緊貼。就聖人言語上平心看他文義。自見。今都是硬差排。思其所不當思。疑其所不當疑。辨其所不當辨。盡是枉了。濟得甚事。備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又曰。看書且要依文看得大槩意思了。却去攷究細碎處。如今未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便落草了。墮在一隅一角上。心都不活動。這箇是轉水車相似。只撥轉機關子。他自是轉。連那上面磨子篩籬一齊都轉。自不費力。而今一齊說得枯燥。無些子滋味。便更看二十年。也只不濟事。須教他心裏活動轉得。若著在那角落頭處。而今諸公看文字。如一箇船。閣在淺水上。轉動未得。無那活水泛將去。更將外面事物搭載放上面。越見動不得。都是枉用了心力。枉費日子。天下道理更有幾多。若只如此看。幾時了得。某而今一自與諸公們說不辨。只覺得都無意思。所願諸公寬著



意思且看正當道理。教他活動有長進處。方有所益。如一條死蛇。弄教他活。而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備

學者須要無事時。去做得工夫。然後可來此剖決是非。今才一不在此。便棄了這箇。至此又却臨時逐旋。尋得一兩句言語來問。則又何益。壽昌

或曰。某尋常所學。多於優游浹洽中得之。曰。若遽然便以為有所見。亦未是。大抵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且未可說篤行。只這裏便是浹洽處。孔子所以好古敏以求之。其用力如此。謹

人合是疑了問。公今却是揀難處來問。教人如何描摸。若說得公又如何便曉得。若升高必自下。今人要入室與。須先入門。

入庭。見路頭熟。次第入中間來。如何自階裏一造要做後門出。伊川云。學者須先就近處。賀孫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賀孫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與人說。公盡曉得。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道夫

諸公所以讀書無長進。緣不會疑。某雖看至沒緊要底物事。亦須致疑。纔疑。便須理會得徹頭。備

或謂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問。疑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問。便是自家讀書未嘗有疑。可學

讀語錄玩了。却不如乍見者勇於得。此是病。方

諸生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已。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一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一



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爲力。今旣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爲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開濶。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爲己。特舉

或問太極曰。看如今人與太極多少遠近。或人自說所讀書曰。徒然說得一片。恁地多不濟事。如今且要虛心。心若不虛。雖然恁地問。待別人恁地說。自不入。他聽之如不聞。只是他自有箇物事橫在心下。如顏子人道他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他不會自知道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他見不捨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會自知道見不捨。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遷怒。不貳過。他不會自知道不遷怒。不貳

過。他只見箇道理當如此。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書曰。惟學遜志。舊有某人來問事。略不虛心。一味氣盈色滿。當面與他說。他不全聽得。賀孫

天下之理。有長有短。有大有小。當各隨其義理看。某看得學者有箇病。於他人如此說處。又討箇義理責其不如彼說。於其如彼說處。又責其不如如此說。因舉所執扇反復爲喻曰。此扇兩邊各有道理。今學者待他人說此邊道理。便翻轉那一邊難之。及他說那一邊。却又翻轉這一邊難之。必大

問氣質之害。直是今人不覺。非特讀書就他氣質上說。只如每日聽先生說話。也各以其所偏爲主。如十句有一句合他意。便硬執定這一句曰。是如此。且如仲山甫一詩。蘇子由專歎美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句。伯恭偏喜柔嘉維則一句。某問



何不將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以下四句做好。某意裏又愛這四句。問這四句如何。曰。也自剛了。問剛底終是占得分數多。曰。也不得。只是此柔又較爭。胡泳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爲舍。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賀孫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纘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蹙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

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賀孫

困人之昏弱而箴之曰。人做事全靠這些子精神。節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爲說。曰。且如某之讀書。那會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許多文字。也只自著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最爲病痛。道夫

或言氣稟昏弱。難於爲學。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思之。便強便明。這氣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進。子蒙



或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雜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賀孫

或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著心。實著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初道

或說居敬窮理。曰。都不須如此說。如何說又怕居敬不得。窮理有窮不去處。豈有此意。只是自家元不會居敬。元不會窮理。所以說得如此。若真箇去窮底。豈有窮不得之理。若心堅便

是石也穿。豈有道理了窮不得之理。而今說又怕有窮不得處。又怕如何。又計較如何。都是枉了。只恁勇猛堅決向前去做。無有不得之理。不當如此遲疑。如人欲出路。若有馬便騎馬去。有車便乘車去。無車便徒步去。只是從頭行將去。豈有

不到之理。問。燾錄云。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說。前面萬一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會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會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山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

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做不得底事。如公幾年讀書。不長進時。皆緣公恁地。所以搭滯了。又曰。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

或問格物一項稍支離。曰。公依舊是箇計較利害底心。下在這裏。公且試將所說行將去看。何如。若只管在這裏擬議。如何



見得如做得箇船。且安排槳楫。解了繩。放了索。打將去看。却自見涯岸。若不放船去。只管在這裏思量。怕有風濤。又怕有甚險。如何得到岸。公今恰似箇船。全未曾放離岸。只管計較利害。聖賢之說。那尚恁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如今說了千千萬萬。却不會去下得分寸工夫。又曰。聖人常說。有殺身以成仁。今看公那邊人。教他殺身以成仁。道他肯不肯。決定是不肯。才說著。他也道是怪在。又曰。吾未見剛者。聖人只是要討這般人。須是有這般資質。方可將來磨治。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根脚本領不好了。又曰。如讀書。只是理會得便做去。公却只管在這裏說道如何理會。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賀孫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一公不會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綱

或問致知當主敬。又問當如先生說次第觀書。曰。此只是說話。須要下工夫。方得。蓋卿

諸公且自思量。自朝至暮。還會有頃刻心從這軀殼裏思量過。



否。問

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其以為諸公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大雅諸公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游和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身心。莫令走失而已。今人精神自不會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吹草動。

此心便自走失。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南升

先生語諸生曰。人之為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眾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閔祖

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



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大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入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備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卽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

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騫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學蒙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接事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靜。少間應接事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是守得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會守得那白底虛靜。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也。備

有問程門教人說敬。却遺了恭。中庸說篤恭而天下平。又不說



敬如何恭敬不同。曰：昔有人曾以此問上蔡。上蔡云：不同。恭是平聲。敬是側聲。舉坐大笑。先生曰：不是如此理會。隨他所說處理會。如只比並作箇問頭。又何所益。謙

先生嘗語在坐者云：學者常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過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卽語之曰：說道理不要大驚小怪。過

今之學者。只有兩般。不是玄空高妙。便是膚淺外馳。

張洽因先生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著工夫。因言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會有高遠之說。先生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因說今人學問。云學問只是一箇道理。不知天下說出幾多言語來。若內無所主。一隨人脚跟轉。是壞了多少人。吾人日夜要講明此學。只謂要理明。學至不爲邪說所害。方是見得道理分明。聖賢真可到。言語真不誤人。今人被入引得七上八下。殊可笑。謙

或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却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却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



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向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限說這箇。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益卑矣。固宜爲陸子靜所笑也。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疎無物事承當。伯恭底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濶。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趲著脚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

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一二三分。都不會見那全體。不會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備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空底物事。都無用。少間亦只是計較利害。一等又只就下面裏會事。眼前雖粗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間只見得利害。如橫渠說釋氏有兩末之學。兩末。兩頭也。都是那中間事物轉關處。都不理會。賀孫問如何是轉關處。曰。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理會道理。理會上面底。却棄置事物爲陳迹。便只說箇無形影底道理。然若還被他放下來。更就事上理會。又却易。只是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肯下來理會。理會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須是規模大方理會。



得。遂舉伊川說。曾子易簣。便與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却可做小。小底要做大。却難。小底就事上物細碎上理會。賀孫

先生問浙間事。某曰。浙間難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悌忠信而已。曰。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理從此流出。便是。炎

謂邵武諸友。公看文字。看得緊切好。只是邵武之俗。不怕不會看文字。不患看文字不切。只怕少寬舒意思。賀孫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以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其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爲注釋

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爲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爲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炎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



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却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爲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  
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  
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  
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  
諸公。且子細讀書。書不會讀。不見義理。乘虛接渺。指摘一二  
句來問。人又有漲開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不  
會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真箇逐些理會  
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被已無益。只是一場閑說  
話爾。濟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只就此一般書上窮究。冊  
子外一箇字。且莫攪攪來炒。將來理明。却將已曉得者。去解  
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却去參解說不得者。鶴

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謙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旣覺得簡易。自  
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爲學多岐。  
今來似覺簡略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  
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楊子雲曰。以簡以易。焉  
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  
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  
蹴便到聖賢地位。却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  
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  
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  
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  
工。他日自然簡易去。漢錄注云。包顯道以書論此先生面質如此。孟子曰。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去偽。謨同。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為足慮。時先生必大。在那中。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做病。如何入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珠。

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為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些理。其能幾何。今日諸公之弊。却自要說一種話。云我有此理。他人不知。安有此事。只是一般理。只是要明得。安有人不能而我獨能之事。如此則是錯了。可學。

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誤。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



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會理會得。必大

看二十五條曰。此正與前段相反。却有上截無下截。天資高底。固有能不為富貴所累。然下此者。亦必思所以處之。貧而樂者。固勝如無諂。富而好禮者。固勝如無驕。若未能無諂無驕。底亦須且於此做工夫。頃見一文集云。有一人天資善奕。極高。遂入京見國手。國手與之下了。但云。可隨我諸處。看我與人奕。如此者。半年。遂遣之。其人曰。某隨逐許時。未蒙教得有。所長。國手曰。汝基本高。但未曾識低著。却恐與人下時。錯了。我帶你去半年。只是欲汝識低著耳。因論碁。又曰。默堂集中。亦載一說。有兩箇對奕。方爭一段甚危。其人忽舍所爭。却別於閑處下一著。眾所不曉。既畢。或問之曰。所爭處已自定。此

一著亦有利害。不可不急去。先下一著。然對者固未必曉。問一者曰。既見得其人。未必曉。又何用急去下。曰。在彼雖可忽。在我者不可不盡耳。天下事皆當如此。不獨奕也。皆

政和有客同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著讀始得。又不是大段真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身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須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為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



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  
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  
污濁卑下之徒。會犬彘之不若。又曰。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  
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苟簡做  
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還只教恁地便是了。閑時也須思量著。  
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  
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  
在塵俗裏面。還會見四端頭面。還不會見四端頭面。且自  
去看。最難說。是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公。今如只  
管去喫魚鱗。不知有芻豢之美。若去喫芻豢。自然見魚鱗。是  
不好喫物事。又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  
會去學。不會去學。會去習。不會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

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且去做。好讀聖賢之書。熟讀  
自見。如孟子說亦有仁義而已。這也不待注解如何。孟子須  
教人舍利而就義。如今人如何只去義而趨利。質孫

問會點。曰。今學者全無會點分毫氣象。今整日理會一箇半箇  
字。有下落猶未分曉。如何敢望他。他直是見得這道理活潑  
潑地快活。若似而今諸公樣做工夫。如何得似它。問學者須  
是打疊得世間一副當富貴利祿底心。方可以言會點氣象。  
方有可用功處。曰。這箇大故。是外面粗處。某常說這箇不難  
打疊。極未有要緊。不知別人如何。正當是裏面工夫。極有細  
碎難理會處。要人打疊得。若只是外面富貴利祿。此何足道。  
若更這處打一箇透。說甚麼學。正當學者裏面工夫。多有節  
病。人亦多般樣。而今自家只見得這箇重。便說難打疊。它人



病痛又有不在是者。若人人將這箇去律它。教須打併這箇了。方可做那箇。則其無此病者。却覺得緩散無力。急這一邊便緩。却那一邊。所以這道理極難。要無所不用其力。莫問他急緩先後。只認是處便奉行。不是處便緊閉。教他莫要出來。所以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四方八面。盡要照管得到。若一處疎闕。那病痛便從那疎處入來。如人廝殺。凡山川途徑險阻要害。無處不要防守。如姜維守蜀。它只知重兵守著正路。以爲魏師莫能來。不知鄧艾却從陰平武都而入。反出其後。它當初也說那裏險阻。人必來不得。不知意之所不備處。才有縫罅。便被賊人乘了。做工夫都要如此。所以這事極難。只看是故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一句便見。而今人有終身愛官職。不知厭足者。又有做到中中官職便足者。又有全然不要。只恁地懶惰因循。我也不要官職。我也無力爲善。平平過者。又有始間是好人。末後不好者。又有始間不好。到末好者。如此者多矣。又有做到宰相了。猶未知厭足。更要經營久做者。極多般樣。

先生過信州。一士子請見。問爲學之道。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文蔚

先生曰。相隨同歸者。前面未必程程可說話。相送至此者。一別又不知幾年。有話可早商量。久而無人問。先生遂云。學者須要勇決。須要思量。須要著業。又云。此間學者。只有過底。無有不及底。在大桂鋪說。○震

與或人說公平日說甚剛氣。到這裏爲人所轉都屈了。凡事若



見得了。須使堅如金石。

舊看不尚文華薄勢利之類說話。便信以爲然。將謂人人如在。後方知不然。此在資質。

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振

先生因言學者。平居議論多頽塌。臨事難望它做得事。遂說一姓王學者。後來狼狽。是其平時議論亦專是回互。有一處責會子許多時用大夫之簣。臨時不是童子說。則幾失易簣。王便云。這是會子好處。既受其簣。若不用之。必至取怒季孫。故須且將來用。大抵今之學者多此病。如學夫子。便學他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只學他這箇。胡泳

大率爲善。須自有立。今欲爲善之人。不可謂少。言多顧浮議。浮

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

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它人之議哉。大雅

或言某人好善。曰。只是徇人情與世浮沉。要教人道好。又一種人見如此。却欲矯之。一味只是說人短長。道人不是。全不反已。且道我是甚麼人。它是如何人。全不看他所爲。是如何。我所爲是如何。一向只要胡亂說人。此二等人。皆是不知本領。見歸一偏。坐落在窠臼中。不能得出。聖賢便不如此。謙

因說而今人須是它曉得。方可與它說話。有般人說與眼前事。尚不曉。如何要他知得千百年英雄心事。壽

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得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後却後面說他。越不是。端蒙



因論諸人爲學。曰。到學得爭綱爭紀。學却反成箇不好底物事。揚曰。大率是人小故。然又各人合下有箇肚私見識。世間書人無所不有。又一切去附會上。故皆偏側。違道去。先生甚然之。揚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賀孫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却要閑說。歎息久之。賀孫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頽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

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早晨會僚屬治事訖。復穿秉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爲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掇取秦兵曹坐椅子去。問徐後來做宰相。却無聲譽。曰。他只有治郡之才。備

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公常常縮著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義剛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



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  
它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  
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爲鈍。曰。不  
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悉復  
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他甚子細。逐根去  
令盡。雖一時之難。却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著從頭  
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  
學者讀書之法。寓

留丞相以書問詩集傳數處。先生以書示學者曰。他官做到這  
地位。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會閑度日。公等豈可  
不惜寸陰。友仁

先生氣疾作。諸生連日皆無問難。一夕遣介召入卧內。諸生亦  
無所請。先生怒曰。諸公恁地閑坐時。是怎生地。恁地便歸去  
強。不消得恁地遠來。義剛

大有事用理會在。某今只是覺得後面日子短促了。精力有所  
不逮。然力之所及。亦不敢不勉。思量著。有萬千事要理會在。  
自是不容已。只是覺得後面日子大故催促人。可爲慨歎耳。  
先生言日來多病。更無理會處。恐必不久於世。諸公全靠某不  
得。須是自去做工夫始得。且如看文字。須要此心在上面。若  
心不在上面。便是不會看相似。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只  
是心不在焉耳。時舉

先生不出。令入卧內相見云。某病此番甚重。向時見文字也要  
議論。而今都怕了。諸友可各自努力。全靠某不得。時舉  
講學須要著實。向來諸公都見得不明。却要做一單說語。次云



目前諸友亦多有識門戶者。某且暮死耳。不敢望大行。且得  
接續三四十年。說與後進。令知亦好。可舉

先生一日腰疼甚。時作呻吟聲。忽曰。人之為學。如某腰疼。方是

在坐者皆不能問。深久而思之。恐是為學工夫意思。接續自然無頃刻之忽忘。然後進進不已。痛楚在身。雖欲無之。而不可得。故以開論學者。其警人之意深矣。胡泳

因說工夫不可間斷。曰。某若臂痛。常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或

時擦。或時不擦。無緣見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正叔退。謂

文蔚曰。擦臂之喻最有味。文蔚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一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二

呂伯恭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適聞

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

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壽昌

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

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伯恭

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子靜使氣。好為人師。要人悟。

一云。呂太巧。杜撰陸喜。同已使氣。閑祖。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柄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

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



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方子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賜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

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廣錄云。伯恭言少時愛使性。才見使令者不如意。便躁怒。後讀

論語云云。某嘗問路德章。會見東萊說及此否。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樸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季通說過一遍。又休了。揚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

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

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淳錄作讀史來多而所以看粗著

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義剛。淳同。

李德之問係辭精義編得如何。曰。編得亦雜。只是前輩說話。有

一二句與係辭相雜者皆載。只如觸類而長之。前輩會說此

便載入。更不暇問是與不是。蓋卿

或問係辭精義。曰。這文字雖然是哀集得做一處。其實於本文

經旨多有難通者。如伊川說話與橫渠說話。都有一時意見

如此。故如此說。若用本經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

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後。如程先生說孟子勿忘勿助

長。只把幾句來說敬。後人便將來說此一章。都前後不相通。

接前不得。接後不得。若知得這般處。是假借來說敬。只恁地



看也。自見得程先生所以說之意。自與孟子不相背馳。若此等處。最不可不知。賀孫

人言何休爲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爲毛鄭之佞臣。道夫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不知是如何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他方說不是。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麼學。只是見得淺。義剛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必大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疎空。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



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會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備

問東萊大事記有續春秋之意中間多主史記曰公鄉里主張史記甚盛其間有不可說處都與他出脫得好如貨殖傳便說他有諷諫意之類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間事是還是非還非黑還黑白還白通天通地貫古貫今決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處也只還他未是如硬穿鑿說木之又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如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知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子升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



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浙中於此二書極其推尊。是理會不得。因言自孟子後。聖學不傳。所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如荀卿說得頭緒多了。都不純一。至楊雄所說底話。又多是莊老之說。至韓退之喚做要說道理。又一向主於文詞。至柳子厚却反助釋氏之說。因言異端之教。漢魏以後。只是老莊之說。至晉時肇法師。釋氏之教始興。其初只是說。未曾身為。至達磨面壁九年。其說遂熾。木之看大事記云。其書甚妙。考訂得子細。大勝詩記。此書得自由。詩被古說壓了。

伯恭解說文字太尖巧。渠會被人說不曉事。故作此等文字出來。極傷事。敬之問大事記所論如何。曰。如論公孫弘等處。亦

傷太巧。德明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璘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賀孫

因說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



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

伯恭是箇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箇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鬧裝。說得堯舜大段脅肩諂笑。反不若黃德潤辭雖窘。却質實尊重。館職策亦說得慢不分曉。後面又全無緊要。伯恭尋常議論。亦緣讀書多。肚裏有義理多。恰似念得條貫多底人。要主張一箇做好時。便自有許多道理。升之九天之上。要主張做不好時。亦然。或言東萊館職策。君舉治道策。頗涉清談。不如便指其事說。自包治道大原意。曰。伯恭策止緣裏面說大原不分明。只自恁

地依傍說。更不直截指出。

賀孫

伯恭文鑑。有正編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衆人以爲佳者。有其文雖不甚佳。而其人賢名微。恐其泯沒。亦編其一二篇者。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先生云已亡一例。後來爲人所譖。令崔大雅敦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如蜀人呂陶有一文。論制師服。此意甚佳。呂止收此一篇。崔云陶多少好文。何獨收此。遂去之。更參入他文。

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若某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某熟讀底。今揀得也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林擇之云。他平生不會作詩。曰。此等有甚難見處。義剛淳



錄云伯恭文鑑去取未足爲定論

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說

渾天亦好。義剛

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

是舊所編後修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白

嘗語呂文編奏議爲臺諫懷挾揚

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弱

呂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父書是傅夢泉子淵者如罵曹立之

書是陸子靜者其他僞者想又多在麟

伯恭亦嘗看藏經來然甚淡不見於言語文字間有些伯術却

忍不住放得出來今害人之甚揚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

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舊說時子約也死它

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

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嘗答之云

洪範五事貌曰僮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

此理否渠至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

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它是務使神輕去

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

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

產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致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爲

白骨既想爲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脫離而無

畱戀之念也此又釋氏之最下者備。以下子約

今日得子約書有見未用之體一句此話却好問未用是喜怒



哀樂未發時。那時自覺有箇體段。則是如著意要見他。則是已發。曰。只是識認他。士毅。廣錄云。近得子約書。有未發之本體一句。此語甚好。人須是看得這箇

分曉始得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方子

觀呂子約書。有論讀詩及劉壯與字畫一段。曰。某之語詩與子約異。詩序多附會。須當觀詩經。渠平日寫書來。字畫難曉。昔日劉元城戒劉壯與。謂此人字畫不正。必是心術不明。故寫此一段與之。子約書又云。昨讀左傳。劉康公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下。云。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見得古人說道理。平實不張皇。而著實下手。隨貴賤高卑。皆有地位。非如後世此之為可。而此之為不可。人有所不可。為道有所不可行也。先生曰。此一段議論却好。可學

呂子約死。先生曰。子約敬齋著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賀孫

先生問呂子約近况如何。曰。呂丈在鄉里。方取其家來骨肉得團聚。不至落寞。曰。得渠書。多說仙郡士友。日夕過從。以問學為樂。罪大責輕。遷客得如此過分矣。亦是仙郡士友好學樂善。豈非衡州流風餘韻所及乎。嗟歎久之。又問曰。識章茂獻否。曰。嘗見之。亦蒙教誨。曰。江西士大夫。如茂獻亦難得。又言吳伯豐有見識。力學不倦。祖道因言伯豐自植立事。曰。此某知之。有未盡。不意伯豐能如此。祖道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道夫。以下門人



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馳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會於論語上加工。升卿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大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必大

先生出示答孫自修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偏尚。尚是要去做箇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他只用動靜間。全是這箇本子。卒乍改換不得。如呂氏言漢高祖當用夏之忠。却不合黃屋左纛。不知縱使高祖能用夏時乘商輅。亦只是這漢高祖也。骨子不會改變。蓋本原處不在此。錄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佞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



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太白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辨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却是計利害大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官。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辨

問前蒙賜書中。有近日浙中學者多靠一邊如何。曰。往往泥文義者。只守文義。淪虛靜者。更不讀書。又有陳同父一輩。說又必求異者。某近到浙中。學者却別。滯文義者亦少。只沈晦叔一等。皆問著不言不語。說著文義。又却作怪。備

近日浙中一項議論。盡是白空撰出。覺全捉摸不著。恰如自家不會有基地。却要起甚樓臺。就上面添一層。又添一層。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又云。空撰出許多說話。如捏眼



生花。賀孫

叔度與伯恭為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

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道夫叔度

叔度應童子進士詞科。然竟以不能隨世俛仰。不肯一日置其

身於仕路也。道夫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道夫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二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三

陳君舉陳同父葉正則附

先生問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之。曰。說甚話。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說。曰。君舉以為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



不見。何以爲褒。昨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反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可學因問左氏識見如何。曰。左氏乃一箇趨利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觀其議論。往往皆如此。且大學論所止。便只說君臣父子五件。左氏豈知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請喫茶。使孔子論此肯如此否。尚可謂其好惡同聖人哉。又如論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是何等言談。可學曰。此一事。公羊議論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可學又問林黃中。亦主張左氏如何。曰。林黃中却會占便宜。左氏疎脫。多在君子曰。渠却把此殃苦。劉歆昔呂伯恭亦多勸學者讀左傳。嘗語之云。論孟聖賢之言。不使學者讀。反使讀左傳。伯恭曰。讀論孟。使學者易向外走。因語之云。論孟却向外走。左氏却不向外走。讀論孟。且先正人之見識。以參他書。無所不可。此書自傳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沒理會。大抵春秋自是難看。今人說春秋。有九分九釐。不是。何以知聖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語之。可學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意。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淡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淡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



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著不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著他。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著。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賀孫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會侵過官路來。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彊說。便說出無限亂道。前輩如歐公諸人爲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更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疎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說一載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必大

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爲皆不免有藏頭亢腦底意思。有學者



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間不界。與其  
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外此說儘無害。我  
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爲姦爲盜。怕說與人。不  
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皆如此。祇緣怕人譏笑。遂  
以此爲戒。便藏頭不說。某與林黃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  
說。不以爲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說及某人。鄉  
里皆推其有所見。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處。則學爲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  
知初學及此。是爲躡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  
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識入來。寓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  
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  
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備

因說永嘉之學。曰。張子韶學問雖不是。然他却做得來高。不似  
今人卑污。又曰。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爲張子韶。學  
古人紀綱天下。凡措置許多事。都是心法從這裏流出。是多少  
正大。今若去逐些子搜扶出來評議。恐不得。凡看文字也須  
待自有忽然湊合。見得異同處。若先去逐些安排比。並便不  
是。因問君舉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是如何。曹曰。亦只是  
事上看。如漢初待羣臣。不專執其權。略堂陛之嚴。不恁地操  
切。如財散於天下之類。曰。這也。自是事勢到這裏。見得秦時  
君臣之勢如此間隔。故漢初待宰相如此。然而蕭何是多少  
功勞。幾年宰相。一旦繫獄。這喚做操切不操切。又如周勃終  
身有功。後來也下獄對問。又如賈誼書中所說是如何。財用



那時自寬饒。不得不散在郡縣。且如今要散在郡縣得也。不得。上面又不儲蓄財賦。閉在那裏。只是每年合天下之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逐時挨展將去。將漢初來看。要散之郡縣得否。這只是開說第一項。最是養許多坐食之兵。其費最廣。州郡自是州郡底。如許多大軍。見如何區處。無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無之兵。如州郡兵。還養在何用。若畱心太守。又會教他去攀些弓射些弩。教他做許多模樣。也只是不忍將許多錢糧白與他。到有廝殺時。你道他與你去廝殺否。只是徒然。問君舉會要如何措置。曰。常常憂此。但措置亦未曾說出。問看唐事如何。曰。聞之陳先生說。唐初好處。也是將三省推出在外。這却從魏晉時。自有裏面一項。唐初却盡屬之外。要成一體。如唐經禍變後。便都有諸王出來克復。如肅宗事。及代宗後來。雖是郭子儀。也有箇主出來。曰。三省在外。怕自隋時已如此。只唐時併屬之宰相。諸王克復代宗事。只是郭子儀。怕別無諸王。唐官看他六典。將前代許多官一齊盡置得。偏官如何不冗。今只看漢初時官如何。到得元成間如何。又看東漢初如何。到東漢末時如何。到三國魏晉以後如何。只管添。只管雜。賀孫器遠言鄉間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會教著實。緣是向時諸公多是清談。終於敗事。曰。便是而今自恁地說。某尚及見前輩都不曾有這話。是三十年前如此。不會將這箇分作兩事。如所謂推倒牆撞倒壁。如此粗話。那時都恁地粗。却有好處。南渡時。有許多人出來做得事。經變故後。將許多人都推折了。到而今却是氣卑弱了。凡事都無些子正大。只是細



巧。曰。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教實之意。蓋怕下梢用處不足。如司馬公居落六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說話。如溫公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小事。如役法變得未盡。只是東南不便。他西北自便之。那時節已自極了。只得如此做。若不得溫公如此做。更自有一場出醜。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溫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非溫公如何做。溫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麼樣感動。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今人却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真是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蔡確也是卒急難去。也是猾。他置獄傾一從官得從官。置獄傾一叅政得叅政。置獄傾一宰相得宰相。看溫公那時。已自失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却於其死。又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當顯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羣小不服。今又都沒理會。怕道要做朋黨。那邊用幾人。這邊用幾人。不問是非。不別邪正。下梢還要如何。某看來天下事。須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



用。賀孫

器遠言陳丈大意說格君。且令於事上轉移他心下歸於正。如蕭何事漢。令散財於外。可以去其侈心。成其愛民之心。說北齊宣帝云云。曰。欲事君者豈可以此為法。自元魏以下至北齊最為無綱紀法度。自家却以為事君法。賀孫

永嘉看文字。文字平白處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尋節目以為博。只如韋玄成傳廟議。渠自不理會得。却引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去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遂謂周后稷別廟。殊不知太祖與三昭三穆。皆各自為廟。豈獨后稷別廟。又云后稷不為太祖。甚可怪也。闕祖

季通及敬之皆云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官祠乃繳之。云朱某素來迂濶。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才。不當如此。以問先生。先生云。不會見此文字。怎見得。闕祖

德粹問陳君舉福州事。曰。無此只是過當作一添倅。而一州之事皆欲為之。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象曰。下不厚事也。初九欲為九四作事。在下本不當處厚事。以為上之所任。故為之。而致元吉。乃為之。又不然。不惟已不安而亦累於上。璘錄云。初九上為四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釋之曰。下不厚事也。蓋在下之人。不當重事。若在下之人。向編近思錄。說與伯為在上之人。作事未能盡善。自應有咎。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則有時而有。豈可不書以為戒。及後思之果然。可學。璘錄少異。

陳同父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為諷說。反被他玩。楊。陳同父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



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歎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汗濁。要擔頭出不得。賀孫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道夫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直卿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泳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閔祖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爲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却乖。乃不知正。曹丕旣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已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父亦是於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來。便以爲此卽王者事。何異於此。必大

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廣

或問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



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賀孫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可學

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行戶。尚有箇據處。如葉正則說。則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五常。又說別是箇魁偉底道理。却是箇甚麼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只是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會得來。都無効驗時。他又說。你是未曉到這裏。他自也曉不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欺人。都被他瞞不自知。義剛。葉正則。

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略。泳

葉進卷待遇集。毀板。亦毀得是。滄

葉正則作文論事。全不知些著實利害。只虛論。因及許多云云。又見一文論社倉事。戴少望尚有些實說。然不是如此。葉則都是閑說。振

見或人所作講義。不知如何如此。聖人見成言語。明明白白。人尚曉不得。如何須要立一文字。令濛於聖賢之言。如何教人曉得。戴肖望比見其湖南說話却平正。只爲說得太容易了。兼未免有意於弄文。賀孫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朱子語類卷百二十三

朱子語類卷百二十三

七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四  
九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四

陸氏

性質陸子靜。精神子靜。

問陸梭山同異辨。曰。若本有。却如何掃蕩得。若本無。却如何建立得。他以佛氏亦曉得理。如既曉得理。後却將一箇空底物。事來口頭說時。佛不到今日了。他自見得一箇道理。只是空。又曰。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節

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鉉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間持論亦好。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四



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到底已  
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  
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  
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  
便行得也。大雅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  
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袞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  
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  
慮。因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  
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大雅

問會見陸子壽志道據德說否。曰。未也。其說如何。曰。大槩亦好。  
必大

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著脚。文蔚

叔器問象山師承。曰。它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

學者多是就氣稟上做。便解偏了。義剛

符舜功問陸子靜君子喻於義。曰。子靜只是拘。伊川云惟  
其濬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  
喻而好也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  
說占得多。璘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以其說不合有多節  
目。不直截。某因謂是比聖人言語較緊。且如孝弟之人。豈解  
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解犯上者。  
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寬平。不消如此急迫看。振

問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



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十數步作一步。又甚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顛狂。方子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面見得意思如何。曰。初看有未通處。今看得通。如孝弟爲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曉。先生曰。如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爲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箇硬說闕倒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便悖慢無禮。便說亂道。更無禮律。只學得那許多凶暴。可畏可畏。不知如何學他許多不好恁地快。賀孫又問孝弟爲仁之本。集注云。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此字亦只指孝悌。先生曰。覺此句亦欠本立字。賀孫云。上文已說孝弟乃是行仁之本。先生曰。此段若無程先生說。終無人理會得透。看楊謝諸說。如何是理會得。謝說更乖。孝弟非仁。乃近仁也。不知孝弟非仁。孝弟是甚麼物事。孝弟便是仁。非孝弟外別有仁。非仁外別有孝弟。如諸公說。將體用一齊都沒理會了。賀孫

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靜多說甚話。曰。却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滾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爲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多只恁滾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它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道夫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



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人傑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常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先生因語諸生云。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植

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柰告子何。陳正己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己也乖。道夫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縝密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藁。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可學錄云皆記既而以未相見而坐

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近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可學錄云荆公出論兵貢父依荆公兵論

策如此。荆公退。碎其硯下之藁。以爲所論同於人也。可學錄同好異惡皆是江西之風如此。淳○可金溪說充塞仁義。其意之所指。似別有一般仁義。非若尋常他人所言者也。必大



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  
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文蔚

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  
在。節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却說錯了。乾以易  
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  
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爲。故簡。不是容易苟簡  
也。祖道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  
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  
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  
意見。將何物去釋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

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  
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節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卽曰此只  
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議論。則是  
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  
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  
爲可去也。柄

有一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  
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  
去。先生痛加誚責。以爲此三字。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  
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  
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



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甚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才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所謂意見乎。人傑

陸子靜說克已復禮。云不是克去已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淡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廣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已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

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杲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著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尊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趕將出門去。杲老所喜。皆是粗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薄賤。汪文為入淳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著鶻突底禪。群疑塞胸。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文嘗謂某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會究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會。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會看



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為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必大

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會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辨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周公

謹記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辨

吾儒頭項多。思量著得人頭瘡。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說我。且從頭理會過更好。備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



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賀孫

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遜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方子

潘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都應不是。曰。可知是他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只是杜撰。如何得合道理。賀孫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它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簡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立之學蕩蕩而無所執。陸復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能名。詩云蕩蕩上帝書。

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為善。豈可以為不善邪。其怪如此。簡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其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節

先生問人傑別後見陸象山如何。曰。在都下相處一月。議論間多不合。因舉戊戌春所聞於象山者。多是分別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兩句。曰。彼之病處正在此。其說集義却是義襲。彼之意蓋謂學者須是自得於己。不為文義牽制。方是集義。若以此為義。從而行之。乃是求之於外。是義襲而取之也。故其弊自以為是。自以為高。而視先儒之說。皆與己不合。至如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利公私。皆說不著。蓋釋氏之言見性。



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今專以義利公私斷之。宜順伯不以爲然也。人傑。當錄詳。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其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

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它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會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它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它論學處是。則其它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它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它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它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之。它說如何。正淳曰。它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



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皆空之下有曰學所以貴於講書是要入細理會今陸氏只管說一貫夫一貫云者是舉萬殊而一貫之小大精粗隱顯本末皆在其中若都廢置不講却一貫箇甚麼學要大綱涵養子細講論嘗與金溪辨義外之說其謂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爲合如此而行便是內也且如人有性質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因人說出來見得爲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謂此乃告子之見直須自得於已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爲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必大因言金溪有云不是教人不要讀書讀書自是講學中一事纔說讀書已是到此一句曰此語却是必大又言其學在踐履之說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粗暴。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鈇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



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揚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賀孫

迎而距之。

謂陸氏不窮理。方子

子靜應無所住以生其心。

陽祖

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自

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

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

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

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

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本之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柰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

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

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鱗魚

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廣

先生嘗說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只似患淨潔病底。又

論說道理。恰似閩中販私鹽底。下面是私鹽。上面以鱗魚蓋

之。使人不覺。蓋謂其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話遮掩。過

為學若不靠實。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又曰。近

來諸處學者談空。浩瀚可畏。引得一輩江西士人都顛

了。浩陸子靜好令人讀介甫萬言書。以為渠此時未有異說。不曉子

靜之意。辨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

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



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相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喪心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

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刪定還替得公麼。陸刪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備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旣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此說得之  
文卿。詠

因論南軒欲會節夫。往見陸先生。作書令去看陸如何。有何說。備寄來。先生曰。只須直說。如此則便謂教我去看如何。便不



能有益了。揚

因問陸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問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便說道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說逸民。伯夷叔齊。這已是甚好了。孔子自便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質孫

曹叔遠問陸子靜教人合下便是。如何。曰。如何便是。公看經書

中還有此樣語否。若云便是。夫子當初引帶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得。又問。或有性識明底。合下便是。後如何。曰。須是有那地位方得。如舜與木石俱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須是有此地位方得。如堯舜之道。孝悌不成。說才孝悌。便是堯舜。須是誦堯言行。堯行。真箇能徐行後長。方是。下二條詳

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會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



與入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會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卓

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會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

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存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會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己。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直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却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



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  
恁地。含含糊糊。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  
日應事接物之間。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  
意。賀孫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  
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  
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  
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  
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  
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  
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  
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

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  
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卽今已是。又曰。南軒初  
年說。却有些似他。如嶽麓書記。記却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  
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說  
却不如此。子靜却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却平  
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道理底。又  
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胡鶻突遮蓋  
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  
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  
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曾子顏子。是著多少  
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  
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



已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他只是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聖人說克已復禮。便是真實下工夫。一日克已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已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酎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賀孫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會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會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須知是處在那裏。他既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而今人却不會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爲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箇是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閔祖

先生問會見陸子靜否。可學對以向在臨安欲往見。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先生曰。此人言極有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須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一旦立脚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見



他人有屋宇。必不起健美。若是自家自無住處。忽見人有屋  
欲借自家。自家雖欲不入。安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可學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文義。  
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無箇脫洒道理。其  
實先生教人。豈會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  
生曰。不消得如此說。是他行不掩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  
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是合當恁地。不當恁  
地。不是因他說自家行不掩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  
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箇理  
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  
一箇物事與他鬪。又曰。某也難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  
說他。只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拗不轉了。又

不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聖  
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都是實說。  
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工夫。做得到。  
便是道理。質孫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  
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  
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  
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會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  
窮得理。如它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  
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  
窮得分明。然它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  
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次日又言陸



子靜楊敬仲有爲已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德明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爲宗。因言佛氏學。只是恁它意所爲。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德明

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與。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與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著一箇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

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徧看。道夫

楊敬仲已易說雷霆事。身上又安得有。且要著實。可學

楊敬仲說陽爻一畫者在已。陰爻一畫者應物底是。先生云。正是倒說了。應物者却是陽。泳

楊敬仲言天下無掣肘底事。沈叔晦言天下無不可教底人。先生云。此皆好立徧論者。振

楊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黃中



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咏

撫學有首無尾。婺學有尾無首。禪學首尾皆無。只是與人說。咏

有說悟者。有說端倪者。若說可欲是善。不可欲是惡。而必自尊

一箇道理。以為舍根脚虛矣。非鄉人皆可為堯舜之意。說悟者指

金溪說端倪者指湖南。人傑

因論今之言學問者。人自為說。說出無限差異。胡文定曰。首有二

句記不詳諸子百家。人肆其說。誑惑眾生者。是也。謝上蔡曰。諸子

出一般見解欺誑眾生。必大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碓磑。

色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世昌曰。陸先生既

有書院。却不會藏得書。某此來為欲求書。曰。緊要書能消得

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來思之。這般物事。聚者必散。何必

役於物。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爆

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文蔚



此下  
其不出來  
文  
夫其則雲木終天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

老氏

莊列

老子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廣

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閔祖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已不便。

便不肯做。閔祖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



管子語類卷百二十五  
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備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闖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它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它。自有別人與它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譬曰。此正推惡離已。曰。固是。如子房爲韓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開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備

老子不犯手。張子房其學也。陶淵明亦只是老莊。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它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曉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它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備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



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  
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  
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之類。備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  
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  
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贊來到中國。却竊  
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李蔚說得好。南升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  
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淳。義剛。一  
條見論語類

老子中有仙意。

列子

列子平淡疎曠。方子

莊子

莊周會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  
拘檢便。凡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熹

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為  
不足為。邵子却有規矩。方子

李夢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林作其  
書亦不  
相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  
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義剛。  
夔孫同。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



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會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云。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歷舉其說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辯說數話似好。曰。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此。此書必是後漢時人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萎蕪。都不似西京時文章。廣

### 老莊

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廣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垂。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方子錄云莊子是一箇大秀才。他事似用快刀利斧所將去。更無些礙且無一句不著落。如說易以道陰陽等語。大段說得舒然。却不肯如此做去。老子猶是欲斂手齊脚去做。他却將他窠窟一齊踢翻了。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



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人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箇。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賈孫。前廣錄。一條疑問同。

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它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只是說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無有爲句。皆非老子之意。可學。

莊子老子不是矯時。夷惠矯時亦未是。可學。

### 莊列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人傑。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



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煞下工夫。賀孫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大雅

### 老莊列子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似莊子。

雷擊所在。只一氣滾來。間有見而不為害。只緣氣未搆裂。有所擊者。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收得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石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因說道士行五雷法。先生曰。今極卑陋

是道士。許多說話全亂道。蔡云。禪家又勝似他。曰。禪家已是九分亂道了。他又把佛家言語參雜在裏面。如佛經本自遠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異字。人都理會不得。他便撰許多符咒。千般萬樣。教人理會不得。極是陋。蔡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却不去理會。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無人理會得老子通透。大段鼓動得人。恐非佛教之比。曰。公道如何。蔡云。緣他帶治國平天下道理在。曰。做得出也。只是箇曹參。蔡云。曹參未能盡其術。曰。也只是恁地。只是藏縮無形影。因問蔡曰。公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如何說。蔡云。只是無名是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形氣了。向見先生說庚桑子一篇都是禪。今看來果是。曰。若



其於篇亦自有禪話。但此篇首尾都是這話。又問蔡曰。莊子虛無因應。如何點。曰。只是恁地點。多有人將虛無自做一句。非是。他後面又自解。如何是無。如何是因。又云。莊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淡厚。蔡云。看莊周傳說。似乎莊子師於列子。云。先有作者如此。恐是指列子。曰。這自說道理。未必是師列子。蔡問皆原於道德之意。是誰道德。曰。這道德。只自是他道德。蔡云。人多作吾聖人道德。太史公智識卑下。便把這處作非細看。便把作大學中庸看了。曰。大學中庸且過一邊。公恁地說了。主張史記人道如何。大凡看文字。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徧曲了。看人說甚麼事。都只入這意來。如大路看不見。只行下徧蹊曲徑去。如分明大字不看。却只

看從罅縫四旁處去。如字寫在上面不看。却就字背後面看。如人眼自花了。看見眼前物事都差了。便說道。只恁地。蔡云。不平心看文字。將使天地都易位了。曰。道理只是這一箇道理。但看之者情偽變態。言語文章自有千般萬樣。合說東却說西。合說這裏自說那裏。都是將自家徧曲底心求古人意。又云。如太史公說話。也怕古人有這般人。只自家心下不當如此。將臨川何言江默之事觀之。說道公羊穀梁是姓姜人。一手做。也有這般事。尚書序不似孔安國作。其文軟弱。不似西漢人文。西漢文粗豪。也不似東漢人文。東漢人文有骨肋。也不似東晉人文。東晉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讀來却宛順。是做孔叢子底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只看他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話。正史都無之。他



却說道自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卑弱。說到後面都無合殺。蔡云。恐是孔家子孫。曰。也不見得。蔡說春秋。呂氏解煞好。曰。那箇說不好。如一句經在這裏。說做褒也得。也有許多說話。做貶也得。也有許多說話。都自說得似。又云。如史記秦紀。分明是國史。中間儘謹嚴。若如今人把來生意說。也都由他說。春秋只是舊史錄在這裏。蔡云。如先生做通鑑綱目。是有意是無意。須是有去取。如春秋聖人。豈無意。曰。聖人雖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爲之說不得。蔡云。左氏怕是左史倚相之後。蓋左傳中楚事甚詳。曰。以三傳較之。在左氏得七八分。蔡云。道理則穀梁及七八分。或云。三傳中間有許多駭處。都是其學者後來添入。賀孫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

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馳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可見其虛繆不足稽矣。備

老子書

道可道章第一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



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帖。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闔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所以應無窮。亦此意。

谷神不死章第六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爲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

問谷神。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它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

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曰。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櫬謂之牡。鑲則謂牝。鑲管便是牝。鑲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老子之言似有可取處。曰。它做許多言語。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但歸宿門戶都錯了。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焉。程子所取老氏之說也。

元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方子



沈莊仲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如何。曰。谷神是那箇虛而應物底物事。又問常有欲以觀其竅。竅之義如何。曰。微是那邊微。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濶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仲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窅窅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義剛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二。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義剛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剛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他放出。入可當。如曰以正治國。



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卽回兵殺之。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卽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卽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粗。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賦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備

古之爲善士章第十五

卞叔懷說先生舊常謂老子也。見得此箇道理。只是怕與事物交涉。故其言有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容。廣因以質於先生曰。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茲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追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大奇耳。故後來如宋齊丘。遂欲以無事竊人之國。如今道家者流。又却都不理會得他意思。廣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問老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它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德明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



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文蔚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一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猜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廣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闕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不合說一箇生一箇。方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義剛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無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

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先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他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友仁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是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季通書。說近來溪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備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嗇。嗇。養也。先生曰。嗇只是吝嗇之嗇。它說話只要少用些子。舉此一段至莫知其極。河

莊子書

內篇養生第三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舉史記老子傳贊云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植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備

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董仲舒云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性本自成。於教化下一成字。極害理。可學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節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它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體

外篇天運第十四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能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友仁

烈風。莊子音作厲風。如此之類甚多。節

參同契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開得。然裏面亦難曉。義剛問會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僞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而爲。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卽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却



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義剛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真箇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枉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徧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

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然。乃櫟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備。卓錄云。鉛汞龍虎水

同契盡被後人胡解。凡說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一物也。精與氣二者。而以神運之耳。云云。千周今粲彬彬用之。萬徧斯可觀。鬼神將告予。神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云。二用無爻位。周流遍六虛。言二用雖無爻位。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身之精氣。常周流乎人之身。而無定所也。又云。往來無定所。上下無常居。亦此意也。世有龍虎經。或以為在參同契之先。嘗見季通說好。及觀之。不然。盡是櫟括參同契為之。如說二用六虛。處彼不知為周易之二用。六虛。盡錯解了。遂分說云。有六樣虛。盡是亂說。參同契文章極好。念得亦不枉。其中心云。武若不告人。絕聖道。罪誅言之。善竹帛。又恐漏泄天機之意。故但為重覆。反復之語。令人子細讀之。自曉其法。皆在其中。多不曉。

參同契為艱澁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徧之說。欲人之熟讀以得之也。大槩其說以為欲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說來。又却可惜。人傑

論修養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唯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國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不見了。近來人又說劉高尚。過幾時也則休也。廣

長孺說修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滅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瘠。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

因論道家修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曰。心縮氣亦未為是。某嘗考究他妙訣。只要神形全不撓動。故老子曰。心使氣則強。纔使氣便不是自然。只要養成嬰兒。如身在這裏坐。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工夫做此。其導引法。只如消息。皆是下策。淳

陰符經。恐皆唐李佺所為。是他著意去做。學他古人。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敬夫看文字甚疎。道夫

問岳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池本作因問丘問握奇經。引程子說先生曰云云。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

都無許多嘍崎。池本此下云。又詩序是衛宏作好事者附會。以為出聖人其詩章多是牽合須細考可也。因舉遺書云。前輩說處。或有未到。池本作有到。不可一槩定。

橫渠尋常有太淡言語。如言鬼神二氣之良能說得好。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却未甚明白。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



自然者耳。因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自是屬禮從陰。神自是屬樂從陽。易言精氣。池本云鬼神即禮樂又云前輩之說如此當知幽與明之實如何。鬼自從陰屬禮神自從陽屬樂。因舉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歸鬼而從地云云。易言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却是知鬼神之情狀。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地。是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也。其香氣騰於上。其物腐於下。此可類推。

問丘次孟謂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先生謂如他間丘此等見處儘得。令按陰符經無其語。

道夫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挨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道夫

問陰符經云絕利一源。曰絕利而止守一源。節

問陰符經三反晝夜是如何。曰三反。如學而時習之。是貫上文言。言專而又審。反是反反覆覆。節

三反晝夜之說。如修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効驗。人傑

### 論道教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賀孫

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做釋氏經發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必大



道教最衰。儒教雖不甚振。然猶有學者班班駁駁說些義理。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必大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三身而爲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做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子。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備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戶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武。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以之。故因而名。北方爲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爲真君。義剛



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太史遷呂與叔

集記一事極怪。舊見臨漳有孫事道。巡檢亦能此。可學云。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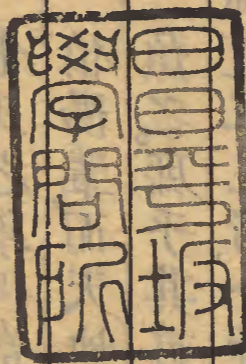
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入來。曰然。可學

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

間。劍化作自己。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劍

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

亡是公。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

文化兩字



